

美國的人格主義是 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哲學

哲學候補博士 尤·卡·梅爾維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國的人格主義是 帝國主義反动勢力的哲學

哲學候補博士 尤·卡·梅爾維里著

任 華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概括地闡述了美國的人格主義是客觀唯心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折衷的混合物。指出了它的反動性質：公開地仇視科學與理性，仇視唯物主義，宣傳露骨的神秘主義與僧侶主義，歪曲地利用科學材料來為信仰主義辯護，從而企圖為現代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冒險主義辯護。最後，並嚴正地指出了人格主義是社會進步和民主的死敵。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наук

Ю. К. МЕЛЬВИЛ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ЕРСОНАЛИЗМ-
ФИЛОСОФИ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1954

Москва

本書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本譯出

美國的人格主義是
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哲學

尤·卡·梅爾維里著

任 華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綏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7/16 字數 28,000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9,000

統一書號：2074·25

定 價：(7) 0.14 元

現代資產階級是進步與先進科學的敵人。

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不僅決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與政治生活，而且也還決定現代資產階級生活在其中的那種精神氣氛。不是對於科學真理的興趣，而是壟斷資本寡頭的利益、對於最大限度利潤的追逐決定着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家的“研究”方向，決定着他們的思想與理論的範圍。現代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是資產階級的存在反映，它的使命就是要為帝國主義反動勢力作辯護。列寧強調指出，資產階級不僅依靠公開的暴力，而且依靠欺騙勞動人民來維持自己。為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利益服務的，除了卑鄙的資產階級報紙、廣播、電影和腐朽的資產階級藝術之外，還有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產階級哲學變成了帝國主義宣傳的一個環節，這種宣傳的目的就是要模糊人民群众的意識，使群众不相信有擺脫資本主義壓迫的可能，並為統治階級的反動政策辯護。

馬克思列寧主義跟資產階級哲學進行着不調和的鬥爭，徹底揭穿了資產階級哲學的代表人物的一切陰謀詭計，揭露出他們的理論的毫無根據和極端反動的社會本質。我們黨的創始人列寧號召對資產階級的哲學奴僕們進行無情的鬥爭，不管他們用什麼时髦的招牌，用什麼學者的假面具來偽裝自己。

一 人格主义者是帝国主义的哲学奴僕

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表現為許多不同的流派，體系和思潮。但是這種表面上的形形色色並不表示資產階級有充實的精神生活，並不表示資產階級哲學的創造性質。這只證明資產階級無力創造能夠與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相對抗的統一的學說，只證明資產階級是在採取各種各樣在思想上麻醉人民的方法和手段，企圖利用一切機會來偷運蒙昧主義與僧侶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指出，唯心主義各流派之間的認識論上的差別是極不顯著的。現在這種差別正愈來愈不足道了。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各種各樣流派與思潮只不過是唯心主義的各種色調罷了。實際上，在許多極重要的哲學與社會學問題的提法和解決中，在認識世界的觀點中，一切資產階級哲學流派都接近於主觀唯心主義的共同立場。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的精神首先是以資產階級思想家在理論上論證帝國主義的冒險主義、侵略與暴力政策的意圖為依據的。

主觀唯心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認識論的基礎。資產階級哲學家用否定世界的物質性來否定自然界與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質及認識這些規律的可能性。拒絕客觀真理或捏造客觀真理，宣布完全的相對主義，宣傳非理性主義與不可知論——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哲學家的認識論的特徵。

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家的社會學觀點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否定社會科學，否定社會的發展，企圖把社會生活說成是不能夠加以理性認識的一堆偶然性的混亂狀態。

主觀唯心主義是廣泛傳播着的資產階級非道德論的基礎。但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用這些理論來為自己的非道德論辯護時，同時卻要求被剝削群眾嚴格遵守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信仰普遍的道德原則和“西方民主”的理想。但是為了論證對於這些道德標準的信仰，主觀唯心主義是不夠的，為了這個目的，資產階級還要利用客觀唯心主義。

客觀唯心主義最適宜於為宗教論證，宗教是剝削階級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誠然，正如列寧在其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所指出的，不論實用主義、語義學、以及主觀唯心主義的其他流派都是趨向宗教的。但是，這些流派以“科學性”自居，不是經常露骨地暴露自己的信仰主義，即自己與宗教的聯繫。

資產階級也需要這樣的哲學，這種哲學和宗教有直接的聯繫並支持宗教黑暗勢力，這種哲學完全符合於教會的學說。客觀唯心主義也是最適合於這種目的的，它的出發點是承認神秘的精神的本原。

現在在美國存在着兩種最流行的公開的宗教哲學思潮：新托馬斯主義——在許多國家中流行着的天主教會的官方哲學，以及主要是以新教徒為對象的人格主義。人格主義與一定的宗教教條聯繫較少，因而更適合於美國有產者和庸人的精神需要。

人格主义的創始人是美國的唯一主义者波温，而对这一哲学的各方面的探討則由其繼承者所实现。現在美國人格主义者最著名的代表是：人格主义的首領，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与基督教倫理学教授福留耶林，哈佛大学教授霍金，波士顿大学教授布莱特門。人格主义的机关刊物是 1920 年由福留耶林所創办的“人格主义者”雜誌。

人格主义是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要素折衷的、綜合的哲学的最高階段。人格主义的創始人波温認為現代人格主义者是罗哀斯的所謂絕對唯心主义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之間的中介人，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格主义者企圖把自己的学說說成是“人类精神”的真正表現。他們也像其先輩一样，几乎援引了过去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他們的抄襲的、折衷的哲学的一切原理，实际上都是从过去的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剽窃來的，即从十七世紀德國唯心主义者莱布尼茨的“單子論”起到普魯士至上主义思想家尼采的唯意志論为止的这些哲学体系中剽窃來的。但是人格主义，也像現代美國資產階級的其他許多哲学流派一样，主要是以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为依据的。

“人格主义”的名称來自拉丁文“persona”或英文“person”，即“人格”的意思。因此，人格主义是以人格为出發点的一种哲学。但这不是现实的人的人格，而是某种精神本質。人格主义者把整个世界看成具有自我意識和自由意志的人格或某种精神的总和或綜合。

人格主义的特点在于企圖用拟人觀的精神來解釋每一个

哲学和科学問題。人格主义者把对于自然界現象，社会生活或意識的解釋都归結于人格的活动。福留耶林断言，一切实在，在某种意义下都是个人的，人格的。存在着的只是人格及其所創造的东西。人格主义者把上帝也包括在这一伙人格之中。他們把上帝描繪成为最强有力的，像人一样的人格，而人的人格則与他处于經常的相互作用中。至于自然界則被解釋为上帝的能动性性的顯示或表現。照人格主义者看來，自然界是上帝和人們交往的一种方式。布萊特門寫道：“自然界的一切力量都是宇宙精神活动的表現，我們的經驗在这种表現中發現了永恒的上帝，自然界的每一規律都是上帝的規律，自然界的每一种力量都是上帝的行为……”“总之，上帝的人格是自然界的唯一实体”。

由此可見，人格主义者把某种神秘的人格解釋为一切存在和認識的最高本原。人格主义者在否定人的行为的任何制約性时宣称，人格是絕對自由的，它似乎不服从于任何必然性。它可以適應和符合于其他人格与最高人格（即上帝）的能动性而完全任意地表現自己的創造能动性。

人格主义者把整个世界秩序解釋为倫理的秩序。这就意味着指導个人的行为与見解的道德原則是与存在的結構本身交織在一起的。人格主义者力圖使資產階級的关系永久存在，并把資產階級的道德神聖化，从而断言道德規範具有極其巨大的意义。

这一切神秘的謬論都被人格主义者毫無根据地加以宣揚。这些謬論被簡單地宣布出來，正如宣布宗教信条一样。

人格主义企圖把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和宗教的世界觀联系起來，企圖給予資產階級的个人崇拜以某种普遍的性質。他們宣稱人格是世界發展的最高价值与最高成果。人格主义者总是假仁假义地說應該建立这样的社会，以便使每一个人格都有可能毫無阻碍地自我發展与自我完善起來，但是跟着这个宣言之后他們却把这个人格献給了永恒的奴役。他們宣稱美國的現實是最適合于人格的“自我实现”要求的制度，从而公开地暴露出他們的哲学为美國辯护的性質。在美國的金元民主下面，一切个人的权利都受到蹂躪，只有占有資本的人才享受权利，而其余的一切人則被看成只適合于被剝削的对象，然而，人格主义者却把美國金元民主歌頌为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人似乎都有自由發展的可能。由此可見，人格主义哲学是直接和政治联系起來的。

人格主义者和实用主义、新实在論以及其他唯心主义流派不同，他們并不企圖把自己的學說看成是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綫”。他們公开宣稱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他們是以瘋狂的蒙昧主义者、唯物主义的敌人、真正科学的敌人和宗教的信徒而出現的。他們自己宣稱，人格主义是现代形式的唯心主义。

当然，人格主义者对唯物主义，首先是对辯証唯物主义抱着極大的仇恨。帝國主义反动势力的哲学奴僕們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始終是和社会進步力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們來說，辯証唯物主义是可怕的，因为辯証唯物主义是劳动人民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現在，当資本主义及其整个文化正遭遇到極深刻的危机的时候，当世界已經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陣营，并且其中一个陣营，即民主与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長和加强，而另一个陣营，即帝國主义陣营的力量正在削弱的时候，普通人的世界觀的問題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帝國主义者能否使劳动群众成为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這個問題实际上是关于資本主义生死存亡的問題。

正因为如此，所以布萊特門認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他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什么立場的問題。布萊特門說：“每一个人無論在理論上或实践上都必須解决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还是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問題”。布萊特門很了解哲学上的这种或那种傾向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唯物主义世界觀与唯心主义世界觀的斗争具有什么样的階級內容。他寫道：“俄國的力量是建立在辯証唯物主义哲学上面的……”。因此，布萊特門和其他的人格主义者是这样的仇恨唯物主义，而以推翻唯一科学的世界觀——辯証唯物主义作为他們自己的主要目的。

推翻唯物主义和确立唯心主义与宗教，这意味着使劳动人民，被压迫的群众脱离革命斗争，使他們听天由命，并且恭順地拖着自己的轆轤。

反对唯物主义的政治意义表現在人格主义者所提出的第一个論据中。人格主义者責难唯物主义者过高估計經濟条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認為这会導致危險的政治結論和不正确的社会改造的要求。辯証唯物主义确实會導致关于資本主

义必然崩溃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这个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極危险的結論。福留耶林企圖推翻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硬說目前世界緊張局势的原因,一切社会矛盾和國際矛盾的原因,不能够像唯物主义者所說的那样,在人的物質生活中去找尋,在各个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利益中去找尋。他主張要从精神中,从人的意識中去找尋这种社会矛盾的原因。

福留耶林要教人相信美國帝國主义的侵略的“政治行动”跟任何經濟利益都沒有联系,这些行动跟壟断組織对最大限度利潤的追逐、跟它們剝削全世界的意圖都沒有关系。另一方面,福留耶林又企圖掩盖劳动人民、被剝削群众反对帝國主义压迫的斗争的基本內容,企圖証明这种斗争并没有經濟的原因,而純粹是由于精神上的原因,因此可以在精神範圍內來解决。

福留耶林在1951年出版的“文化的冲突与協調”一書中,提出了关于如何維持帝國主义在殖民地与附屬國中的地位的問題,如何遏止这些被压迫國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及抵制日益增長着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問題。首先,他企圖証明“东方”与“西方”之間的“冲突”,即殖民地國家与帝國主义殖民者之間的斗争,根本沒有經濟的性質而只有精神的性質。他硬說“东方”國家的人民所進行的斗争并不是由于帝國主义者对被压迫民族的殘酷剝削所引起的,并不是由于帝國主义者的掠夺和侵略政策所引起的,并不是由于这些國家中人民的破產和貧困所引起的,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分歧所引起的。

福留耶林宣称:“现代的冲突是由这些对立的思想体系中

產生出來的，既然這些矛盾是精神的，……諒解，和睦與和平就只能在精神的領域內，在宗教的範圍內恢復起來。與其說時間要求在生活水平方面的革命，不如說要求努力了解在每個人的靈魂中爭取自我表現的內在力量”。

福留耶林企圖教人相信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沒有效果的。他力圖削弱群眾對自己解放的意志，把問題從實在的現實界轉移到“精神的王國”。在這裡，反對唯物主義的鬥爭十分明顯地是作為鞏固帝國主義的鬥爭而出現的。

馬克思主義教導說：階級鬥爭是在三種形式下進行的——即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人格主義者力圖“駁倒”馬克思主義，企圖證明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是“不需要的”、“不真實的”，把階級鬥爭只歸結為思想鬥爭。而思想鬥爭又被他們歸結為個人意識內部的衝突。他們宣稱，我們正是要在人格中，在人的靈魂中去找尋使現代世界分裂的一切衝突的根源。福留耶林寫道：“人的精神的內部衝突，是比使我們的暫時世界分裂的其他一切根源都更深刻的根源。外部的混亂只是內部精神上的無政府狀態的復寫”。這就表明了問題究竟在哪裡！人格主義者硬說社會矛盾的根源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對抗，不是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對各國人民的剝削與壓迫，而是人的精神的內部衝突。

資本主義使人民群眾陷於破產和貧困，因飢餓而大批死亡。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流血的戰爭，使千百萬人喪失生命。全世界人民群眾根據自己的經驗，確信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顯然，帝國主義的學術奴僕們——哲學家與經濟

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右翼社会党的“理论家”与梵蒂冈的“理论家”——首先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所作出并为整个历史进程所证实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他们使用一切伎俩——把人民群众的灾难归咎于“自然”规律，归咎于自然界，归咎于资本主义个别的局部的缺陷，归咎于政治活动家，或甚至简单地归咎于“神”——以便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粉饰和辩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格主义者把罪恶归之于人的精神中的某种“冲突”。他们假仁假义地断言一切社会矛盾只能够在“人的内部”得到解决。人格主义者冒充和平的爱好者，宣称要得到和平就必须清除人的意识中的邪恶的东西，培养温情、善良、柔和、亲切。

人格主义者所宣传的这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主要在于断言：资本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灾难，对于毁灭性的战争是没有罪过的。罪过在于人的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人格是冲突的场所，胜利或失败都发生在这个场所”，或者，如福留耶林所说的，“人首先应该拯救自己本身。”

人格主义者的宣传的反动意义就是这样的：不需要任何社会改造，不需要革命，不需要解放斗争，不需要跟反动势力及侵略势力作斗争。人们应该挽救自己、应该克服自己精神的邪恶品质，克服自己的虚荣心、贪欲心，应该爱正义和自己亲近的人——这样便可以得到和平与丰裕。

目前，不只是这些人格主义者对人民作这种宣传。所有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向普通的人灌输这种同样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加以揭发的

唯心主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偉大創始人曾經指出，唯心主义的使命就在于把实际的战斗轉变为思想上的战斗，把现实的矛盾轉移到思想的領域，并在思想領域中加以調和。

歷史唯物主义要求改造社会，要求改变人們的生活条件；它要求实际解决社会的、階級的矛盾，为消滅压迫与剝削而斗争。

唯心主义力圖保存反动的社会秩序，力圖阻止被剝削的群众的斗争；它号召人民群众安于灾难、貧窮和無权地位，并主張使人的意識适应于这一点。从而它企圖辯护和巩固剝削制度。但是人格主义，也像一切其他唯心主义流派一样，無力“推翻”事物的实际情况，無力阻止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

二 人格主义者怎样企圖駁倒唯物主义

人格主义者在企圖駁倒唯物主义时，采取了荒謬的詭辯術，宣稱唯物主义者似乎把人变成非理性的实体，即沒有理智的生物。霍金断言，唯物主义关于人們的社会意識为他們的社会存在所制約的原理似乎意味着否定理性的意义，否定人的活动中理性的动机。他責难唯物主义者，在人的理性之外，在人的意識之外來解釋人的行为。这就是霍金所謂的“非理性主义”。簡言之，如果意識、理性不是从意識本身引伸出來（即如果不是唯心主义），那便是“非理性主义”。

霍金企圖用欺騙的手段來混淆簡單明了的問題。

承認自然界与社会發展規律的客觀性質，承認这些規律在人們意識中得到正确反映的可能性，这是辯証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因此，人的理性决不為下面这一事实所否定，即人的社会行为及其世界觀是由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是由經濟关系与經濟利益所决定的。

人們認識了物質现实界的客觀規律，并符合于这些規律而有意識地行动时，能够使这些規律为社会服务，并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們。

唯物主义哲学在論証这一原理时，揭示了人的理性的真正力量和威力。

非理性主义首先在于否認现实界的客观規律，否認人的理性能夠正确反映这些規律。非理性主义否認理智的認識作用并力圖把它变成只是一种生物适应环境的手段。

現代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人格主义，力圖把人从必然的历史联系中割裂开来，并且把人的行为看成是不受任何外部条件制約的、实际上是把人变成非理性的生物，这种生物的行动是没有理智的，不合乎規律的。

現代唯心主义者否認自然界与社会生活規律的客观性質，或認識这些規律的可能性，使人变成为他所不能理解的和不能支配的黑暗势力或神的任意妄为的奴隸。霍金和与他同伙的一切人格主义者的真正的非理性主义就是这样的。

人格主义者千百次地企圖推翻唯物主义，但在每一步上都使自己陷于混乱和被駁倒，因而就采取顯然的捏造。他們采取了唯心主义者所慣用的欺騙手段：他們用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來偷換辯証唯物主义，給它加上一些完全荒謬的說法，然后就來“勝利地”駁倒这些說法。例如，人格主义者断言，唯物主义似乎否認理想，否認精神与道德的价值，然而沒有这些东西，人的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

布萊特門断言：如果我們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則“关于理想的，看不見的，真实的和完善的東西的一切說法……都應該在这个基礎上作为毫無意义的東西而加以抛弃”。人格主义者宣称，既然人类不能沒有思想和道德原則，那么，唯物主义者就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哲学而承認它們。

这些愚蠢的“論証”，如果能够証明什么的話，那便只是証

明人格主义者在其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中的软弱无力。恩格斯早已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揭穿了唯心主义者的这种拙劣的企图，他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唯物主义者只关心自己肉体的要求和物质利益，而不知道希望任何别的东西，只有唯心主义者才承认理想、进步、自由、高尚的志向和其他。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决不在于其中一些人否认进步、理想、道德原则，而另一些人承认这些。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之间的分水岭是在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即对思维或存在的第一性问题的解决，而唯心主义者经常企图回避这个问题。

唯心主义者硬说唯物主义者否认思想、理想，这是一种诽谤。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思想和理想，而是指出它们的根源，指出它们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的，指出它们的第二性的、派生的性质。唯心主义者则把思想解释为某种第一性的、独立存在的、不依赖于社会存在的东西。

人格主义者在其对唯物主义的诽谤中，竟至断言，唯物主义似乎一般地否认意识并认为一切都是物质。人格主义者之所以需要这种捏造，是为了泡制唯物主义“已被消灭”的千篇一律的说法。例如，布莱特门企图用解剖大脑而不能在其中找到思想的这种论证来推翻关于思维是大脑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霍金附和着他，把我们不能测量思想、不能够确定思想的形式等等的事实作为对唯物主义的“驳斥”。

反对唯物主义的这种“论证”不止一次地被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者提出来。但是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所指的是科学的